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## 夏日时光

□陈灵敏

“风蒲猎猎小池塘，过雨荷花满院香，沉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，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李重元写了四季流转，唯独这一阙夏词里的意象，唤醒了我蝉鸣中的记忆。井水浸冷的瓜果、触手生凉的躺椅、花纹古朴的顶针，都是久违的夏日时光。学生时代的假期，我多在外婆家惬意度过。这座半岛的夏天，是从橘花香飘起，从蒲扇风吹起，从梅子汤饮起。一切仿佛都浸润在微醺的风里，恍惚间，只觉岁月悠长。

东海之滨，并不缺白浪逐沙滩。当看惯了梭网渔船，才发现，海风中各有风姿的鲜花，才是心中无法比拟的风景。嶙峋礁石边，常见换锦花，淡紫绯红，颜色氤氲，美如水彩画。“或红或绿，叶落而花，故曰脱红、脱绿；花落而叶，故曰换锦，花与叶两不相见也。”相比同是石蒜科的彼岸花，“换锦”的花名委实更加动人，仿佛是款款走来的含羞少女。季节到了，偶尔也能见到几丛野石竹，是一种朴拙开阔的美。纤弱的青葙则是零星长在各处，下白上粉的渐变色造就了淡雅天成的清丽风姿。在檀头山的海滨沙地，惊喜地见到了面朝大海的肾叶打碗花：淡粉浅白的花朵形似喇叭，绿叶肆意蔓延，犹如锦绣瀑布张扬地铺散在浅金色沙滩。或许这是莫奈钟情的梦幻色彩吧，在他的灵感源头吉维尼小镇里，灿烂的银莲花、缤纷的紫菀和秀丽的锦葵竞相绽放。与之相比，坚韧的海边繁花多了无意争艳的高洁，并非“寂寞开无主”，而是“吐芳不择地”。

半岛上的树，并不逊色于花。风暖昼长，万物并秀，这幅夏日织锦少不了青绿来染就。古庙门口有一株枫杨，串串果序低垂在树冠之下，如翠绿雨幕，又似水晶帘动，这是枝头的明月珰。小时候经常呼朋引伴去收集一大兜枫杨的翅果，粘在额头充当花钿，甚至洒满全身来追求“满头珠翠”的效果。想来，童年都自带古装梦。枫杨树带来季节限定的天然道具，也给予了最淳朴和简单的快乐。夏日的水杉则是挺拔如少年，湖边几棵更加鲜绿如洗。当水面似镜，便有倒影连连，幸运的话可以见到小鸊鷉在悠然地潜水捕鱼，灵活狡黠。也能偶遇漂亮的红嘴蓝鹬在林间树丛轻盈掠过，这是小伙伴口中的“长尾巴鸟”。

外婆家的后院也别有洞天，一株伸展如伞的桑树斜靠着院墙。这是不会结桑葚的雄树，平日默默无闻，唯有养蚕宝宝的季节才会被我们想起。树旁一排淡紫色的短苞木槿，漫栽成篱、高过头顶。七月初七，外婆会摘下木槿叶揉搓出汁来给我们清洗头发。老话讲“牛郎织女碰头，槿树叶儿洗头”，据说这种特殊的洗发水会让女子鬓发如云、颜如舜华。多年后读到《甬上竹枝词》中“活水新煎槿树叶，家家料理洗头盆”，可以想象这是何等风雅美好的场景。院里还有几株不起眼的山樱桃树，球形的小果子并不可口，甚至有



点酸涩，听说是因为外公买错了树苗。我们往往只是浅尝几颗，大多是摘来逗弄小院里的“泥头鸭”。它们外貌憨笨，不如麻鸭清秀。然而“泥头鸭”本领高强，可以轻松地上二层小楼的屋顶，然后戏谑得意地眯缝小眼睛望着我们。午后，慵懒地躺在绿茶水擦拭过的竹席上，喝掉满满一碗透明微凉的桂花木莲冻，呼吸都带着薄荷清香。也有专属点心的，通常是外婆做的“糖挞麦谷”、“莽头烤土豆”和“苔条年糕”，当时只道是寻常，现在却是心头眷恋的老底子味道。

夏的缤纷，让人欢腾。在半岛走亲访友，连去过的地名都有从古诗词走出般的美。漫步“儒雅洋”，恍若走入一段静谧时光。在竹林掩映的小院吃早餐，童年的舀糕米馒头已然变了颜色。紫、褐、绿、白，那是南烛叶的醇厚、红糖的甜香、艾草的风味和糯米的清润。唯一不变的，是记忆里米馒头独有的柔糯美味。小镇的白沙枇杷也姗姗来迟，仅是匆匆一面，让人魂萦梦牵，这是当地人期待的鲜果伴手礼。盛夏青山，满目苍翠，只因绛紫杨梅的到来而变得旖旎可爱。等风来，果香悠悠，心亦悠悠。细心地盖上一层绿色狼茸草，便是杨梅下山的时刻。还去了“莲花村”，虽然没并有映日荷花，但是有着向天际延伸的座座海塘。在夕阳余晖下钓梭子蟹，欣赏着细碎金光，吃着主人就地而煮的海鲜面，这是属于海边夏日的欢畅。驱车看望阿姨，我们还邂逅了“横塘”，就在大片齐整的茭白水田旁。微风拂过，茭白叶如绿剑，这是比麦田更加壮观的绿色海洋。“年年送客横塘路，细雨垂杨系画船。”虽然诗中的“横塘”远在江苏，妾亦“不住”横塘，这个地名却悄悄记在了心上。就像依旧记得“玉泉”的寺庙，“西边塘”的葡萄，“相思岭”的古道。

夏日时光，就流转在这一帧又一帧的风景之间……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这是庄子的美学命题。而山海之美，都是属于这座半岛的平淡诗意。

## 乡居农事

□石志藏

乡居生活，有地方住，也必须要有土地，土地是一个人的根系。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老家的父亲，热爱土地。从小受父母的影响，我对土地也充满热爱之情，年少时又常常跟在大人后边去田间地头，因而对农事亦略知一二。比如，早春种土豆，仲春种西瓜，初夏插番薯，深秋播蔬菜，冬日种蚕豆，等等。

在我退休的前一年，正值西瓜栽培时节，母亲指导我种“8424”西瓜。我们这个叫水坑的自然村很有意思，种庄稼常常一阵风，张家种什么，李家也种什么。种西瓜是浙东的农事之一，每年三月份开始打足基肥整畦种植，当时气温尚低，再加上老家是个吞口形的地理环境，东海袭来的南风比别的地方都大，不利于西瓜早期生长。于是，西瓜苗移植后，培育管理成为关键。我利用当地的毛竹资源，削好竹片弯成弓形撑起塑料薄膜保护幼苗，防风也保温，等于给瓜苗搭建了一个小小的人工暖棚。瓜苗待在小暖棚里健康成长，待瓜蔓延长后，再戳破塑料薄膜，让藤蔓舒展伸长。西瓜藤蔓刚长出来的时候，显得很娇嫩，于是我去山野割来茅草之类的软物，铺在地里。担心南风大，又用竹竿压住茅草。春夏之交，天气转暖，西瓜的藤蔓也一天一个样，不久，青翠可爱的西瓜枝叶，已染绿了一方土地。我又用氮磷钾齐全的复合肥施了坐瓜肥，终于西瓜开花、结果了。从刚结出的幼果，到稍大一些瓜儿坠地……这段时间观察西瓜的成长，成为我的日常。

那年，我家分批种了三十多棵西瓜。蓬盛的瓜叶盖住了刚结出的西瓜，就像动物刚生出的幼崽，动物妈妈不让你看见用身子挡着。我就拿一根竹竿，轻轻拨开枝叶，在瓜的旁边插上竹枝做记号。转眼到了盛夏，西瓜一天长一个儿。清晨，闪亮露珠下毛茸茸的翠皮西瓜，躲藏在瓜叶下，像一个个精灵。终于，有一天我忍不住，摘了一个大一些的品尝，打开一看，粉红色的，引用村庄里老农的话来说“只有对折陶成”（陶成：宁波方言，指扣除损失或经过选择后所剩余的部分），即百分之五十的成熟度。尽管这样，依然飘着清香，味道鲜美。

那年天气偏旱，浇水胜似施肥，有利于西瓜生长，收获的瓜甜度足，易保存。西瓜获得了丰收，株均产瓜十余只。夏天夜晚乘凉，溪坑边话题总是西瓜。我倡议：每户人家每晚奉献一只最大的西瓜共享，众人纷纷响应。吃后，还七嘴八舌评长论短。家里西瓜吃不完，我就送同事朋友，他们个个交口称赞：“好瓜！好瓜！”

春天播下的土豆，收成也不错。特别是有一年，我去天台山脉的石头村旅游，购得七斤红色土豆，本来想食用，后来留种种植，产量蛮高。

农民家庭出身的我，身上仍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秉性。地里干活时，我舍得下力气，流大汗。比如芋艿、茭白是喜水植物，培育管理时，都会弄得一身烂泥，干活时会辛苦些，但劳动结束后在溪头洗完澡，在院子的树荫下移来一张小木桌，躺在竹椅上边喝茶边回味刚才劳作的情形，心里很是踏实。